

( We have lots of) good clean fun……Actually, good dirty fun in Hamburg. (Smiling)

——Paul McCartney in an early interview

1981年六月初的晴朗一天，在接十岁的Stella回家的时候，Paul发现女儿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泪痕。

“今天谁欺负我们的小宝贝了？”他让Stella坐在后座上，帮她系好安全带，一边倒车，一边审慎地观察着后视镜。

“没人。”女儿呢喃到。

“骗人，”他把车停在路边，半个身子侧过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理由无视别人的感受做事情，知道吗？如果谁欺负你了，那错误不是你的，来吧，告诉爸爸，我们要一起解决它，我能撑得住的。”

Stella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半晌才在Paul鼓励的目光中羞怯地开口，“只是Nancy今天一直在Linda说话，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难过。”

Nancy是Stella最好的朋友。Paul回忆道，Stella不是很爱说话的孩子，她很喜欢画画，而且还相当不错，跟她的哥哥姐姐们不一样，在家里大多数时候她都很安静，估计在学校也是这样。但是她确实提到很多次Nancy，这总该意味着点什么的。

“她们只是说说话吗？”

Stella点点头，又补充道：“我觉得Nancy并不那么喜欢Linda，只是她今天穿了一件很有趣的衣服，带着两个兔子耳朵（Paul注意到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小脸泛起一丝笑意）。Nancy很喜欢那对耳朵，她觉得Linda很酷。而Linda也喜欢Nancy，毕竟她是班里最有趣的女孩，她们今天一起吃了午饭，还因为上课的时候凑在一起说话被老师罚站了。”

“你喜欢Linda吗？”

“嗯……我喜欢她的衣服，那真的很酷，”Stella想了想，“是的，我喜欢她，她有着跟我妈妈一样的名字。”

“那很好。”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Nancy不理我，明明我才认识了她更久，可她却在滑滑梯的时候把我丢下了。”

“然后我的小哭包……”

“不，我那时候还没哭，我只是很气恼，但快放学的时候，Nancy跑过来问我，是不是生气了，是不是嫉妒她们，那时候我才哭了。爸爸，她一直都知道，但是她还是那么做了，还用了那么可怕的词——‘嫉妒’。这让我觉得很尴尬，超级尴尬……”

“Nancy接着说什么了吗？”

“她看着我说：‘你太敏感了，Stella。’，但明明是她故意的，为什么要指责我敏感呢？”

“敏感不是一种指责，”Paul寻找着措辞，并在心里勾勒出了Nancy的形象，一个冷静、或许有点早熟的女孩，“对很多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我猜她也没想着用这个批评你。而且，我想你或许需要跟Nancy谈谈，看看她到底怎么想，告诉她你确实希望和她在一起玩，呃，我不知道，你们女孩一定有自己的语言，总之就是谈谈，看看怎么样。在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对最好的朋友有一点独占欲，这很正常，没什么可耻的，也不要为它害臊，好吗？”

“爸爸那时候也有吗？”Stella手枕在腿上，身体向前倾，静静地、静静地看着他。“是的。”Paul忽然有一瞬间感觉无所遁形，他能忍住，是吧，是吧，是吧，“我猜……你妈妈也会有，你回家可以问问她。”他可能有点语无伦次，但管他呢。同时他敏感的意识到的，自己似乎有有意的在避免什么，他本来应该在这场谈话开始的时候就嗅到一些事情的，但他逼迫自己忽视了。直到Stella把问题捅到了他面前。

“我明白了，”Stella靠回座位上。

Paul缓缓的点了两下头，刚回过身决定重新给车点火，就听到Stella又说，“不过我想我们会没事的，明天早上起来，Nancy还会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可不那么确定，操他妈的。已经六个月了零十三天了，但我也许还需要六十年。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Paul想。

我被永远的丢下了。

把Stella送回自己的房间，嘱咐保姆给她弄点吃的。Paul回到自己屋里，把门锁上，然后走进了卫生间洗了把脸，Nancy不在，应该还要三四个小时才会回来。他又把卫生间的门锁上，靠在墙上。此时他长出一口气，感觉如释重负。

在John刚出事的那几个月里（让我们面对这个吧，Paul对自己说），他有一次曾梦到过那些先死者，John，Brain，和Stuart。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而且神采奕奕。那意味着什么，Paul在梦里对自己说，那也许意味着先死者是更高尚的。他们仅仅因为太过优越，和太过受宠爱而先死去，死者的血液会顺着土地流到整个世界上，然后让活人都被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滋润，并在生命中留下不可改变的印记。而后死者永远只能仰望着先死者，眼睁睁的接受不被神恩宠的痛苦。折磨，折磨，折磨，在噩梦里翻滚。渐渐的，他们的记忆也变得含混不清了，但不管如何，他们必须饮下这水去解那渴——那死者血液燃起的火焰。

因为这个原因，他有一段时间都不怎么跟George讲话，因为George的回忆会搅乱他的记忆，或者跟他说出相反的内容来。这并不好笑，Paul在那几个月开始的时候，曾经失魂落魄了一番，接着又好一顿忙碌，试图从过去记忆的碎屑里去找到他想要的答案。而George的答案是那么不同，他每一次停下来叹息，都像是在说，Paul，这样做是不行的，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你必须承认这一点。Paul看着George的嘴一张一合，渐渐就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了。

即使不找George聊，他的记忆也还会混乱的。Paul想，没办法，现在再想起Stuart，和他们在柏林的那些事情，不管他多么努力，都不是顺序的了。他总会想起一件事，又莫名其妙的想起另一件无关的事，就像他现在也会想到，刚才Stella问他如果自己也穿一件有耳朵的衣服，Nancy会不会喜欢他一样，Paul说他看不到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喜欢他的人不会因为更喜欢他，如果那个人爱的是别人，这样反而像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往往只能以自取其辱为结局。（真奇怪，为何他一直在用“He”呢？他究竟在想Stella的事还是在想自己拿Stuart贝斯的事他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而且，他永远会在所有想起Stuart的事情上加上一个永恒的前提——他已经死了。

他想起几年前他也在John又在媒体上提起“Paul嫉妒Stuart”事情的时候想起过Stuart，那时对于Stuart的死亡，他还多少有种复杂的感情，老天啊，人会死，好在活到后面的人是我；但他是个好伙计，我真为他遗憾；我真的为他遗憾吗，Paul现在想，我会不会是在想，“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为什么John挥过来的拳头不会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为什么我不是这么“敏感”，甚至……为什么我不可以像他一样戏剧又美妙的死亡？

毫无疑问，John为此无法忘记他的好朋友。不过好笑的是，虽然耿耿于怀，但John从不分析Paul为什么嫉妒Stuart。（他说过Paul嫉妒Stuart可以拥有Astrid，但这个太可笑了，嫉妒Astrid的人是John本人还差不多）Paul想起John曾经在采访里提起Paul和Stuart在舞台上打架的事情，

说真的，那件事他自己都要记不清楚了。似乎是他又嫌Stuart把贝斯的声音调的又大又响亮吧，还总是对前排的女孩假装冷酷。那时候他们一天要弹他妈的六七个小时，连日下来昼夜绷紧的神经早就不堪重负了。似乎就在这样一个时候，Paul跨步向前，撞了Stuart一下，大声说让他上后面去，声音小一点。（但他喊的太大声了，连John都停下演唱回头看了一眼），George假装没看到他俩，而John对Stuart使着眼色。就是这个动作彻底的激怒了Paul，他克制着自己把吉他砸到Stuart脸上的冲动，给了他一拳——说真的，为什么不是他的一拳致使Stuart死在22岁呢？为什么人们不说是他杀死Stuart的呢？也许不是这种负罪感维系，John就不会在后来的岁月里，尤其是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反复想起温顺的、有才华的、美妙的老Stuart了。或者，至少，责任应该是他们俩的吧，这样就是他们俩被罪恶感束缚在一起了，就像Mick和Keith。那样他们可以一起回忆Stuart，放任两人的记忆被对方混乱，然后在结束的时候，一起叹一口气，说，如果他还活着就好了，以虚伪或者真情。大部分是真情。

但某种感情显然只存在在John和Stuart之间。即使在他死亡之后，尤其是在他死亡之后，他的存在变得更加不可忽视。John为他（可能吧）写下了可能是他最伟大作品之一的In my life，暗示明显的跟后来属于他们的Two of Us相差无几，只是前者在音乐上要真挚的多。对于Paul来说，那是一种可怕的隔离感，在失去Stuart以后，他和John反而被某种感伤情绪彻底的疏远了。那种距离是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有一次采访中，Paul对媒体说请不要随便臆测他和John的关系和过往的事情——几乎在同时，他发现自己实际上也在放任自己臆测发生在John和Stuart之间的事。也是这时候，他问自己，你该怎么弥补失去的时光呢？你在那时候不认识John Lennon，而Stuart认识，你还能怎么办？也做一个拙劣的画者给他画画吗？而且Stuart几乎是不可忽视的，Paul不无苦涩的想，他是那个给我们名字的人——大家都说Beatles的名字是John自己搞出来的，也许吧，但他在搞出来名字的那天跟Stuart混了整整一晚上，在同一间卧室里，你站子门口、支起耳朵，也只能听到里面不时爆出来的欢笑声。第二天，他们的乐队有了名字。Paul当时说好吧，不过为什么要用这个拼写错误的词，但管他呢，我喜欢它，就这样吧。

Stuart是一切的命名者，Paul后来想，在他们因不成熟，不理解各种冲动的名字的时候，Stuart帮他们为未定名的欲望命名。既让他们提起对潮流的兴趣，又让他们燃起对女孩和男孩的审美和爱。如果不是Stuart，John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发现他对男孩的渴求，不管那是什么，Paul想，而我也可能永远意识不到我有多爱John。那些爱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是被当作理所当然

了，就是被拿过来做挡箭牌和弹药使用了。但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在各自心怀鬼胎的嫉妒中，爱是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的一切。或者说，如果不是为了在酸涩和春梦中醒来，他们都不想在兴奋的表演通宵后睡去。当年岁渐长，Paul想，你就不会这么觉得了，他摸不准如果他还敢梦到过去，他会不会不再想醒来。

他终于还是原谅了Stuart，为他有意和无意做的一切，并大方的承认了自己对他的嫉妒，Paul想，终究，老Stuart，我爱你比恨你多得多，比嫉妒你多得多。是的，我知道你永远的影响了我，以青春与早逝，但你的一部分在我的身体里活下来了。我永远记得你看着我和John一个用左手，一个用右手拨弄着吉他，一起像Everly Brothers一样哼唱的时候，笑着说我们看起来就像一对镜像的样子。当那天我拿起你的贝斯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和John不再像一对完美的镜像了。（Paul用手贴近镜子，在冰冷的镜面上，好像触摸的并非是他自己的倒影）换言之，我们曾经相像是因为你的存在，是因为你曾经精彩的、智慧的、天使一样的活过了二十来年。天啊，我也用天使这种词来形容你了吗？那听起来像是John在说话，John通过我在对我讲话。而且你知道吗？Stella在你死去以后也开始学画画了，如果Stella流着我的血，我是否也流着你的血？

总有一天，我会再也分不清我是谁的，Paul看着镜子想。我是活下来的那一个人，我是活下来的每一个人，是海难的剩余者和遇难者。

但这也许是一件好事，Paul想，那就意味着，我没有被独自抛弃在这个世界上。这意味着，很多事情我不可能弄得清楚了，但我仍可以这样相信。忽然间，Paul明白了John为何从不说出自己对他和Stuart恶劣关系的猜测。在人生的某些时候，他们那么需要秘而不宣。很显然，如果在分别的十年里，John愿意说服自己相信Paul不是为了他才做出那一切的话，他会快乐很多。此刻，同样走在没有出口和缺乏回应的迷雾中，Paul愿意相信John曾那么相信。他猜，这给了他们两个人一点意义。

像紧紧抓住一根稻草一样，他小声啜泣起来，过了一会儿，泪水干涸了，他又笑了。过去的六个月他一直在重复这样的过程，今天确定的事情，明天又会被推翻，Paul McCartney已经厌倦了这种反复无常，他再一次告诉自己，他撑得住的，再过六个月，这一切总会过去的。如果六个月不行，那就六十年。

## Paul 和 John 的片段

写We can work it out的时候是1965年。那时候Paul已经不怎么会和John一起坐下来写歌了。毕竟，经历了一年多疲惫不堪的巡演，他们不得不学会像母鸡一样在路上下蛋——说是“他们”，其实主要就是他和John。George只是偶尔过来看看，手支着下巴说或许可以用一种名字非常古怪的乐器演奏。跟所有其他Beatles故事一样，Ringo在不需要他出现的时候永远不存在。

但是Paul还是会把自己写的歌拿给John看看，尽管John不一定会提出什么意见，大多时候只是简单的说他喜欢或者不喜欢。不过，一般Paul在拿给他之前就知道他会不会喜欢，他拿给他看只是因为一些少有的时刻——在那些时刻，John会立刻兴致勃勃的抄起吉他，眼睛亮晶晶的要Paul立刻演奏给他看。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每次拿给他看的时候，Paul都比直面George Martin还要紧张。

不过这次Lennon似乎有点意见，他把这首歌翻来覆去的哼了两遍，对Paul说，“我觉得不太对。”

“哪里？”

“曲调很美妙，不过……” John换了一个坐姿，又看了一会儿，“不过这个Bridge只是哼唱太普通了。而且怎么说呢，这首歌就像是一个男孩欺骗一个女孩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觉得有点无聊吗？”

Paul夺过那张纸看了看，“我觉得挺好的啊。”

John摇摇头，趴在桌子上找了纸和笔开始写起来，“我给你写一个Bridge。”

Paul找了他对面的凳子坐下来，看John头低低的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睫毛几乎要碰到纸上。那是65年，他们长长的刘海还没剪掉，胡子也还没留起来。

五分钟后，John把纸递给Paul，却没等他看清又抽了回来，“在这里转小调，缓慢一点、忧郁一点——我唱给你听——”

John写的句子是：

Life is very short, and there's no time/ For fussing and fighting, my friend.

他唱的很缓慢、悠长，像是George会喜欢的哪种印度乐器。Paul为那个very屏住了呼吸，半晌才说话。

“加在中间不会有点奇怪吗？”Paul说，“我们这首的主题是We can work it out啊。”

“不会啊，”John说，“就是因为这样才要和好么，因为活的太短，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争吵上，一切都没了，所以我们才必须克服问题，不是吗？”

他想的跟我一点都不一样，Paul想，不过他很快接受了这个概念，因为他确实喜欢大小调转换，用John的话来说，从美好的许诺到这种看起来冷冰冰的现实主义让他们的歌显得有了某种层次。

很多年后他才弄清真的奇怪的是哪里，Paul想，这本来他妈的是一首情歌，但是愣是让John加上了“我的朋友”。

当时他没注意到这些是因为他的注意力很快被MV拍摄吸引过去了，在拍摄现场，他们就像表演现场一样耍宝，唯一的区别是他们不需要表演，而只需要互相使眼色。Paul记得录这首歌的时候John给了他很多眼神和对视，还在他唱的时候竖起大拇指指望逗他发笑。（他确实笑场了，不过成功的被剪掉了）。毕竟，那时是1965年，MV啊录像啊，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东西。

\*1963的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LP基本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坐下来写歌

\*梗的来源：上课的一天又是被McLennon发刀的一天。

1965年的We can work it out的时候，主要是McCartney写的，昂扬的大调和弦，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会解决的”；

然后Lennon给这首歌加了bridge，用的小调，歌词也很耐人寻味 “life is short, and there it's no time, for fussing and fighting my friend”

风格迥异，又很和谐，歌词会心一刀。

看这首mv Lennon对Paul挤眉弄眼比大拇指的时候还觉得好虐…

\*从65年开始他们为了减少电视演出，开始给一些歌曲录小视频了。可以说是MV雏形吧，但更像拍电影。

\*歌词：蓝色部分是John写的，是不是看上去挺不同的。

Try to see it my way,  
Do I have to keep on talking till I can't go on?  
While you see it your way,  
Run the risk of knowing that our love may soon be gone.  
We can work it out,  
We can work it out.  
Think of what you're saying.  
You can get it wrong and still you think that it's alright.  
Think of what I'm saying,  
We can work it out and get it straight, or say good night.  
We can work it out,  
We can work it out.

Life is very short, and there's no time

For fussing and fighting, my friend.

I have always thought that it's a crime,

So I will ask you once again.

Try to see it my way,  
Only time will tell if I am right or I am wrong.  
While you see it your way  
There's a chance that we may fall apart before too long.  
We can work it out,  
We can work it out.



## 汤申德的片段

那天，19岁的皮特·汤申德做了一个梦，在那个画质很差的梦里，他站在舞台上疯狂的挥舞着一把吉他、把它夸张的砸向音响和歌词架。晦暗的黑暗里似乎站着无数观众，可是汤申德感受不到他们，因为他们此刻都屏气凝神，好像不存在一样。片刻之后，掌声如雷鸣一般捅进了他的耳朵，好像弯刀插破处女膜。

他的心跳加速，加速。他对观众高举双手。

下一刻，汤申德在雷鸣中醒来，原来是耳朵里的助听器不好使了，正在嘶嘶啦啦的响。他在床上喘了口气，调整了一下助听器。想起那个模糊的梦境，又觉得很好笑。因为他知道要是把这个讲给同学听，他们多半会好奇的问他，电吉他是什么？

汤申德想起古董店的老板给他的解释，“电吉他是一种酷毙了的乐器，有它就不需要有你的阴茎。曾经，演奏它的大师走遍世界各地，就好像吟游诗人荷马一样。他们的手快的就像在ICKB-1880在编程。可惜它完全被毁了——自从汤普森博士发明了八条胳膊的演奏机器人之后。没有人需要八条阴茎，那对于我们来说太多了。”

如果汤申德把这个一字一句复述给同学的话，他们纯洁、干净、雪白、戴着矫正器的脸上一定不会出现一片无法形容的错愕。汤申德为这个想象而咬牙切齿的笑了起来。

他看了看表，已经是地球时七点了，就随便从地上捡起了昨晚扔下的防护服，套在了身上。走出门的时候视野一下子变得扩大起来，这里比梦境的帧数可高多了——那些粉紫色的建筑和蓝色的地板延伸到视野的尽头——而尽头是一片灰茫茫的东西，汤申德猜测是加载速度太慢了。这时，从他头上滑过的飞行器在他脸上投下一片阴影，挡住了人造太阳的光辉。汤申德纵身一跃，从五百英尺高的空中跳了下去。在降速飞行的过程中，他想着，不知道古董店的老板今天进货他想要的那张米克贾格的单飞LP了吗？同时，他希望那个凶悍的转校生罗杰不要抢在他之前（金色卷发的罗杰昨天说，虽然那张专辑烂透了，但是那还是属于他的收藏），应该不会，汤申德想，罗杰一般不会对系统提醒他起床前起来。但是汤申德还是希望今天不要看到他，毕竟，和罗杰这样的蠢货渴求同样的东西，大概是皮特这十几年最丢人的事。

## 基斯的采访

按照惯例，我应该先对我的被采访者完成一个饶有深意的人物速写——基斯·理查德斯就坐在我的对面，与预想中不同，他并不像传说中那样难以接近且冷漠，反而，身为五个孙子孙女的祖父，他对往昔岁月和未来的一切都显得非常随和。即使在我忐忑不安的解释清楚来意之后，他也只是重重的把烟按在骷髅头烟灰缸（我控制住自己，不去问他那是不是什么海盗生涯留下来的财富），简单说了一句，“你为什么不去读维基百科？”

“我想知道更多的、真实的信息。您知道，再过一周，就是您的前伙伴米克·贾格尔离奇谢世的第四十周年了。”

这句小心翼翼的话让他更加嗤之以鼻，他哼了一声，往后靠在铺满亮色绸缎的沙发上，几乎是用鼻子对我说，“都在那上面了，没有更多了。”

这就成为了我们对话的开始。

（以下采访者用M简称，Keith Richards用K简称）

“流行音乐里充斥着垃圾，包括我们自身”

M：您会不会出现在他的周年活动上？据我所知，不少名流都宣称……

K：（打断）你听过他们写的歌么？

M：谁？

K：你说的，那些——

M：我听过一些，但是没记住名字

K：你可以哼出来。你哼出来就知道，他们让这个世界充满什么样的垃圾。

M: 好吧，现代音乐确实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被批判的，我知道您对Bibber一直抱有不赞同的态度……

K: 垃圾。

M: 对，是这么说的。

K: 等一下，他不会出现在活动上吧。那个《moves like Jagger》也不会吧？

M: 目前不会，但我并不是活动的组织者，所以……

K: “目前”是个好词。谁知道日后会发生什么。你知道么，我们总觉得现在的状态会维持很久，在阿斯塔蒙的时候，连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们失败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大海，但是逐渐发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只能称得上是潮水。你在海边呆过么？潮水冲到你脚上，然后下去了，你觉得很好玩，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六十年代过去的那么快，接着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米克和我，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陪伴我们的只有一些阴影，酒精啊毒品啊，和过于放肆的、应该被扔进废品站的爱。

M: 有人说过在那一段时间乐队的质量……

K: 最次的。

M: 接下来……

K: 最次的那张专辑卖的最多，因为他死了。

“杀死米克的和杀死列依的是同一种东西”

M: 我还是想把我们的话题引回今天的主要问题——查理在前些日子接受了一个访谈，您看过么？

K: 没有

M: 他说他对人们普遍对米克的死亡缺乏怜悯表示吃惊，在他看来，米克的死和列依的死法是同样的，对英伦入侵风格的打击也是同样具有毁灭性的。

K: 那是他的观点。

M: 您不同意？

K：（前倾身体）你觉得一个人想有一个大点的屌，然后相信了蜜蜂疗法，让蜜蜂叮自己的屌，把自己活活叮死了，好不好笑？

M：嗯……

K：（靠回去）我当时听说的时候笑了个半死。人们没法面对这么好的喜剧不笑出来的。

M：但是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燃起了对酒精制品和dupin的喜好，我以为您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愉快？

K：也许查理的说法并没有错误。我要更改我刚才说的，你录了么？录了也没关系。杀死米克的和杀死列依的确实是同一种东西，因为他们都同样可笑、同样怯懦。他们逃走了、恐惧了，然后那样东西就立刻追上来，杀死了他们。人没法离开自己的惯性。你以为自己走了，变成一个舞蹈家、狗屁社会活动家，但是总有东西会把你拉回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M：您现在成为电影演员也是么？

K：也许也是一样。我从没离开音乐创作的领域，滚石需要像他们所创造的音乐一样活着，或者死了。从这点上来说，米克做的还算不错。我曾经对他很生气，但是现在不了。我觉得他还不错，毕竟，很多人都想拥有一个大屌，有些人做了一切就是为了弥补没有大屌的遗憾，而摇滚乐也是类似的东西。

“我们为人类做过最伟大的实验之一，但是失败了”

M：您不会用任何方式悼念米克·贾格尔么？像麦卡特尼之前在伦敦参加禁枪活动一样？

K：（耸耸肩）我每年会为精神病院捐一笔钱。

M：但是您在他去世后三年都没有发行过专辑，这跟他的意外死亡完全没有关系么？有些人甚至在说你在等着三年以后米克从棺材里自己爬出来。

K：（大笑）这和他死的方式一样荒诞不经。

M：荒诞不经，但是真的会发生。你对这种可能真的没有期待吗？

K：哪种？从棺材里爬出来吗？不，完全不。如果我想念他，我还不如拿出过去的现场来看看。就算他活着，也不太可能比那些做的更好了。

M：有人甚至说是您谋杀了米克·贾格尔，比如在他的蜜蜂里放入一只马蜂什么的，当然，这种说法也是不可能的……

K：（紧盯）为什么不可能呢？我完全有动机这么做，尤其是，在他们眼里，我和米克还一起谋杀了布莱恩，对吧。两个冷血的杀手，完全可能因为分赃不均而对对方也痛下杀手。

M：分赃不均？通常我们会说滚石是你们共同的创造，而不是一份遗产。

K：不止是滚石，我们，我是说所有六十年代的人们，我和米克，保罗和约翰，以及所有的其他人，一起为人类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实验，尽管失败了。这才是我们的遗产。

M：已经结束了？

K：已经结束了。彻底结束了。

M：我大概能理解您的意思……如果，我是说如果，它结束在阿尔塔蒙之夜，会不会听起来更好？自由和无拘无束的爱终于毁在暴力的狂欢中，之类的。

K：不会，所有的英雄主义都应该结束在我们发现自己，以及别人都不过是一个可耻的普通人的时刻。如果米克死在那里，他就会成为一个符号，一个白人英雄，一个见鬼的什么东西。而他只是个人，为了屁长大点而悲惨的丧了命，人们意识到他是个人。就算他能活下来，每次他扭动、每次他再唱出什么关于魔鬼的歌，大家心里都会明白，他就是一个庸俗的凡人。这时候，所有的东西才真的结束了。依我看，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时间。

M：但是您不会希望他死？

K：我那天喝多了，是在第二天中午才接到的电话。我没去过医院，也不知道任何细节，甚至可能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是的，我不希望他真的死。

基斯·理查德斯完成了他的对话，在他一连串的吐出最后一段话以后，他如释重负的靠在了沙发上，像我到来时那样点起了一根烟，他和我都知道，这场采访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当我过了几天把采访稿整理给基斯看的时候，他呲牙笑了一下，说你是不是原来希望能得到一些证明老魔鬼其实是人的东西，最后却没得到。我说我觉得我已经得到了。我以为这样的回答本来可以将他一军呢，但是他却笑的露出了半嘴黄牙。

最后，他说，请帮他给查理带个好，他好久没见到查理了，祝查理去的酒吧里不放爵士，只通宵放着布鲁斯。最好是滚石的布鲁斯。

## 【 GlimmerTwins 】硬如磐石

一，

世界经济形势风云变幻，普通人看起来也就是眼花缭乱的金融报道，顶多在年末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存折数字与往年不同，不过好在英国人大多不具有算出利息率的数学水平。然而，对于专业人士来说，纽约交易所与伦敦交易所的高高低低折线之间的指甲盖大小差异，就是上亿的大买卖。这种变化，具体、现实的来说，就是上一秒Mick Jagger还在办公室里插着腰口吐白沫的骂人，下一秒老板就把他叫了过去，礼貌的宣布他今天可以提早下班，以后也不用来了。

在阴暗的、盖着厚厚窗帘的家里坐着，思忖了很久，Mick拿出电话簿，蘸着吐沫翻了翻，拨通了一个久未联系的号码，“你好，我是Jagger，你那个乐队，还打算搞吗？”

二，

拿着地址去Keith家的路上，Mick构想了诸多情况，这位老伙计当初就比自己过的酷不少，一心想搞个真正的布鲁斯乐队出来，Mick礼貌的回应他看起来不错，自己回家考虑考虑，而真的关起家门，靠在门板上，又立刻明白这个提案毫无挣钱的可能，甚至可能让他连黄油炒蛋都吃不上。他现在八成过着那种城郊的幸福生活，Mick审慎地想，就像他自己之前说过的那样，养两条狗坐在摇椅上吸吸烟，不过Keith在电话里说关于乐队的事情他可以过来谈，并没有一口拒绝，就算他真的拒绝也没关系，反正在Mick昨天拍着桌子指着老板的脸……据理力争了一番之后，对方已经同意了给他三个月的带薪降落伞，条件是不可以为伦敦的其他证券交易所工作，Mike大可用这段时间实现他规划很久的印度假期，而不是见鬼的搞几个月乐队。

可是他为什么要见鬼的去印度？因为他同事都去过？

三，

Keith家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准确的说，是比他想象的破败十倍。

哦，Mick像一个受了惊吓的高中啦啦队长一样举起手臂，谢谢你，我还是不坐了吧，站着就好。

四，

Keith Richards在卷烟厂工作了十来年，虽然上司是个爱插着腰大叫的肥胖中年女人，但她偶尔的和颜悦色还让人挺受用，此外，她每次大喊大叫的时候，Keith闭上眼睛，都可以幻想自己在跟一个摇滚乐队表演。

晚安，和他的同事一样，Keith每天从卷烟厂顺两条烟，唯一的区别是他会在换下制服换上自己的衣服的时候对着柜子低声说句晚安。

他的同事都和那个女人上床来得到优待。Keith对他们不屑一顾。

离我远点，他冷冰冰的对着从后边凑上来的那对乳房说。

求求你，那个东西放开了他，退后了一步，用某种恳求的声音说，我也是个人。

那好吧，Keith听到自己回答。

你让我想起我的母亲，Keith啜饮着那对丰满的乳房。他的手滑过她的身体，他审视她去掉浓妆艳抹的面孔、她的期待、她的兴奋、她在高潮中留下来的眼泪，她腥臊的阴户、她随手抛弃的压抑和过分的欲望，晚安，Keith说，亲了亲她的嘴唇，晚安。

别同情我，女人说，一边用强壮的手臂把他从身上甩下来，是我同情你。

她站起来穿上被他们丢在地上的内衣，内衣带子紧紧的崩在她的身体上，溢出一道道肉褶。

她巨大的阴影盖住了灯光，好像会吃汉堡的示巴女王。

做点什么，她送Keith走的时候含义不明地说，你要做点什么，就像每天她在流水线上训斥他们的时候那样。

Keith在第二天离开了卷烟厂，但他很快后悔了，因为烟瘾实在很难戒，何况他对那个地方也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桀骜不驯并不能帮人交好运，他早就该记住这点，任性妄为也不行。

五，

我们做不成音乐了，Keith从烟雾中抬起头，清了兩下嗓子，对Mick说，这些东西早过时了，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吗？

他夹着烟的手往远处一指，Mick顺着看过去，看到一台唱片机摆在哪里，还有一排整整齐齐的唱片。

不是那个，那个，Keith把手往旁边一摆，我是让你看收音机和电视机，现在或许还是收音机的时候，但是过不了几年，就是它的了。

你还听音乐么？Keith问，我们说了永别之后，有个叫Brain Jones的人把我们想做的那种风格做了，只不过他也就红了两年，在国内。而那还是见鬼的十五年以前了。

那你还叫我来干什么？Mick回头看着他，活像只气急败坏的老母鸡，既然我们都他妈的是老古板了。

我想看看你变成什么样了，Keith忍不住笑出来，在吃了那么多年人血馒头之后。

六，

不对，Mick在屋子里团团转了两圈，我觉得不对，现在流行的那些，我们也不是不能做的。

就像那些glam metal乐队，把脸涂成白的红的彩色的，鬼知道我们是四十了还是刚十八——

总之，Mick又挥舞了几下胳膊，我们必须从这一团乱麻中挣脱出来，我们不能生活在这种地方，你看看你自己——

不做。经过了十五年，Keith Richards依旧非常笃定，透过烟雾他看着Mick的脸，要么把我们之前搞的那些东西录出来，要么就什么也不做。

……成交。

七，

第一场表演开始之前（准备工作当然很麻烦！找鼓手和贝斯也很麻烦，不过万幸，证券交易人Mick Jagger总是可以搞定一切），Mick在狭小更衣室里对着镜子抹了很久的粉。虽然他的脸多了不少褶子，但好在身材还和之前没什么差别，那么，之前那些旧货市场买来的彩色衬衫，也完全可以穿上，在他背后，Keith Richards正在给吉他调音，发出令人心烦的声响。



像是忽然从梦中惊醒一样，Mick猛的打了个哆嗦，老天，他到底干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老妈听到都要来伦敦砍死他，实在是太不体面、太有违身份，只有毛头小子或者怀旧的老大爷才会干。而且，毫无疑问的，酒吧的观众会立刻扔香蕉皮上来，大声问我们的Jim呢，我们那个会把吉他弹得像飓风一样狂暴的吉他手在哪里。

可是见鬼的，Mick想，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被关注，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当镁光灯降落在我头上的时候，我血管里的每一滴血都会歌唱起来。他可耻的兴奋，接着，Mick Jagger发现在紧身绸缎裤子里，他硬的像块石头。

九蛇环绕的地狱里，路西法独坐在黑色的宝座上，对面是着金袍的玛门。

“我想往人间去。”，路西法睁开因沉思而紧闭的双眼，对玛门说。

“听上去，您已经有了计划，”

路西法微微点头，转身，从虚无中抓出一颗黑色的石子向深渊投去，良久，深渊搅动起来，好像群蝠被惊起。深渊变得透明，映出整个人间世来。

“世界并不平静，”，路西法说，“上帝已经被忘记了两个十年。瘟疫、战争、仇恨和叹息在人间收效甚多。”

“如果那样的话，为何没有听到他们的凯歌呢？”

路西法摇头：“也并非我们统御了世界，而是混乱之主。混乱之中善和恶都没有了地位。现在才是我们的机会，走吧，和我去人间游历一番。”

“您要我同去？”

路西法再点点头，又投下一颗石子去，深渊中升起两张面容来。水波每一次荡漾，面容便衰老一分。他们低头凝视，直到他们一同变为枯骨。

“这将是我們被困于世间的样子。”，路西法说，“我们需要不美、也不丑，兼具吸引和令人惊讶的魅力。被美吸引来的人，将从我们身上看到无法被分离的丑恶，如人尚未进化完全，还带有猿猴的特质。或如人常年与怪物拥吻，渐渐变得可怖的衰老。人将感到畏惧，同时感到美，并不能分出这两者。”

“我们将违背他为世界定下的规则，我们将作恶，并且长命百岁。我们将逃脱一切律法、审讯和可能的制裁。我们将让人找不到规则。我们老的令人厌恶，但仍然自由生活。我们制造杀戮、死亡和仇恨，却让人抓不到头绪。”

“但我需要你，因为我們也需要引人注目。我需要你把金线铺在我们行走的路上，让追求富裕的人自愿与我们一道。我们要留下线索，暗示恶魔的存在。我们不会直接向信徒展露自己。但我们将作为恶魔的同情者存在。我们将唤起古老的信仰，我们需要制造集会，宣传粗俗和狂热。我们享受、制造仇杀和充满血液的现场、我们宣传情欲、毒品和破坏规则。我们让人相信恶的存在且恶隶属于人类的本源。我们给人们提供酒精和娱乐，从而使他们忘记应该信仰。我们为他们提供一种生活模式，这种模式使我們不爱任何人却还能生活，这足以混

淆人类的头脑。当然，我们要亲近人类，我们要做善事，我们要假装爱上什么人、与什么人结婚但实际上暗示并非如此。我们行善事，但使用一种轻佻的方式，就像一个人厌恶的掸走袍子上的虱子。”

“我们派出真正的魔鬼，人们将把他们作为靶子。最经吓人的将得到最多关注，而真正动摇社会文化的人潜行在夜中。”

”我们只要把它当作一种游戏，一场醉酒。我们将放弃记忆从而投入人间。否则，虽然百年对我们只是一眨眼，但仍然将成为一种难以忍受的酷刑。我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们让人喜爱我们，然后再假作惊慌以吓唬他们。我们需要让他们一惊一乍，以获得他们的关注。但一切仍然只在我们的掌握中，我们将它作为漫长生活的一个小品。我们吸引渴望变革者、被父母遗弃者与虚张声势者的支持。我们借由反对者的仇恨生长——请注意，虽然他们站在我们的反面，但他们已经被我们激怒，已成为无声的战争的义肢。”

于是玛门点头应和，唯一的难题是，他指出：“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作品命名。我很愿意成为米克·贾格。而我需要知道您的名字，帮助我在人群中寻找你。”

路西法也很快决定，他说：“我将成为约翰·列侬。我们将以布鲁斯作为线索，你喜欢布鲁斯，我也会喜欢布鲁斯。我们将在人间相遇。”

无尽荒漠。深夜。

先知的次子猛的推开了他的房门，过堂风带起了先知褐色的衣袍。男孩急急忙忙地说：“爸爸，东方的流星有两颗坠落，呈妖异的红色，像是奔着我们而来。”

先知不动形色，说你等等再看。

三分钟以后，男孩又推开了门，这次却喜形于色，说：“月亮忽然破云而出，无限光辉将红色掩去。应是有圣灵感召。”

先知仍无动于衷。

九层白云之上。神的国。

“我将赐予你们一项任务。”

米迦勒和加百列立于洁白阶梯之前，附耳聆听神的意旨。

“路西法与玛门已经动身前往人间，为了避免灾祸降临，我欲派遣你二人随行。”

两位天使点头应允，但仍然不解其意。

“米迦勒，”，至高之神说，“你将跟随路西法的脚步，矫之以规矩、以音律，当他走上不协的道路之时，你将引他上正途。你将传播一切为人的可亲可爱之处，你将教导世人以清洁、欣赏自然、爱与和谐。为达到这一目的，你需下降为人类，你需舍弃身为神使的光荣之身。你需学会人的口吻、人的音乐、人的虚妄与世故。但我仍在你的精神中与你同在。当你传播音乐，即在传播福音。你是亲火而不亲水的天使，故你应远离海洋。对你的前任同僚，你不可报一丝怜悯与侥幸。不然就像之前发生的一样，他只会再次堕落。你将度过漫长而受祝福的生命，即使在路西法离开人间之后，你还要修补他留下的余烬。用你的全部身心去行善事。”

米迦勒应允了，并从神那里接受“保罗·麦科特尼”的凡间名字。

“至于你，加百列。”，神说：“你则要去亲近玛门。在玛门变的贪婪成性之前，他所拥有的是对万事万物的好奇与对原动力的追寻。勿忘他仍拥有这样的品质。勿寄托于打伤他，而要寄托于打动并唤醒他。你将违背自己去行不义之事，但仅是为了做为标尺，为世人划清义与不义。你需为人明示，即在不义的生活中仍存在有义的坦途，使他们勿屈服、有希望。你有掌管音乐的能力，因此你需要于任何杂乱的音乐、零散的舞蹈中寻出一种潜在的律动，并将其阐释。使听者只知其本质道理、忽略其暗示。你将享有被保佑的生命，丰富胜过玛门所有的，甚至会使他嫉妒，使他反思他自己的生活会。但他既不能摆脱你，更不能除掉你，因为地狱必须要求天堂也同时存在。”

加百列低头应允了，他接受了他的名字，并接受了与玛门的凡间外貌相匹配、又稍稍优越于他的外表。

“去吧，我的孩子们。你们将不拥有记忆，若非如此，你们将无法勉强自己与群魔同行。我将留在这里，等待你们百年之后的再度归来。”

刚认识大卫·鲍伊的时候，史蒂文自己基本是一坨狗屎。

但这也正常，当你冲进了炫彩的八十年代，通俗意义上来讲，就好像一个乡下人冲进了迪斯科舞厅，你尽可以嘲笑那个旋转的彩色闪光灯，但是它也让你睁不开眼睛。砰，砰，砰！那是你的心在跳动。你不久就会读懂这一切的潜台词是什么，约翰列侬死了，滚石不行了，英国家伙们该被美国人赶出去了，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给你呈现用合成器做成的墙——新的音乐将横空出现，摧毁你们小小的迪斯科。

但史蒂文比以上所述还糟糕，他是乡下人直接撞上了大卫·鲍伊。前一秒，他还在德州的音乐节上和自己的弟弟一起表演蓝调，后一秒，他接到了鲍伊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当他的吉他手。

我不知道鲍伊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可以猜测，他一定说的天花乱坠，他许诺这个之前只在得克萨斯的酒吧里表演的男孩——是的，27岁的男孩，早慧的摇滚乐手活到这个年纪都该夭折了。但没经过染缸的洗礼还只能叫男孩。总之，他许诺他以金钱、名誉与寻找音乐道路的一扇门，他许诺合作和个人发展的前景，他说我欢迎你和你的乐队成为我的开场乐队。他心不在焉又志得意满。他是喜欢史蒂文才让史蒂文加入的，这点毫无疑问，即使有了理查德斯的推荐，但鲍伊终究是个谨慎的人。不过史蒂文也不值得让他花那么多心思去奉承，他根本没法对他说。所以鲍伊自说自话，并没有给对方插嘴或者赞同的时间。81年的鲍伊已经离开了瘦白公爵里的那种残影一样的苍白样子，他皮肤颜色深了起来，好像做过美黑，如果你正好看过《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那部鬼片子，那么你应该能记住他的鬼样。

史蒂文正坐到他对面，因为落伍而感到深深的羞愧。他穿着搞蓝调的乐手习惯穿的衣服，彩色的宽大西装，宽檐帽，闪亮的皮鞋，夸张的耳饰和项链，手下戴着两个巨大的廉石戒指。这套装扮在小酒吧昏暗的舞台上还行，但在和人面对面的时候常常让你尴尬。而他又不是个黑人，如果是黑人乐手的话大家会对副装扮习以为常。大卫也穿彩色西装，可他看起来和史蒂文截然不同，他的西装合体，经过精心挑选和打扮。

大卫没让史蒂文说话，事实上，如果他让了，史蒂文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能想象出来的话都太尴尬，他能感觉到有一股热气在他粗壮宽阔的胸膛里撞来撞去，但是他说出来，就像他的衣服一样巨大而丢脸，他想说：“我们会把音乐写的就像火与利剑。”可是他

能想象对方会回答什么，对方会眨眨眼睛，风趣的解围说：“你是说我们要写音乐给星球大战？”

因此他大概是紧紧的闭着嘴巴，感激的领教着大卫想让他领教的一切感激。在握手的时候他使劲的摇晃手，他的手有力量，如果吉他的弦像贝斯那么粗，他也能让它在他手上颤抖的呻吟出来。也许在他眼里，大卫迟早有一天也会在他面前颤抖的呻吟出来。不是最低级那种，是为了他所演奏的东西。男孩，所以说男孩，男孩是用张狂的尿液混合着大地的泥土做成的。

在那之前他曾接受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他的妻子送给他的一把吉他，她是从六个人那里借了钱才筹措来的买吉他的钱。深受感动的他为他的妻子写了首歌，名字就是他妻子的名字，叫做Lenny。但是看看现在，和现在相比，Lenny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能写出很好很好的音乐。”他对大卫说。

“当然，”大卫轻率地回答：“只要你会摇摆。”

多年以后史蒂文在采访里说，鲍伊的承诺是一堆狗屎。Double Trouble没成为他的开场乐队，甚至连第一张专辑的宣传都不让搞。他说的极简略，我不干了。一如既往的宽大幅檐垂下来，盖住了眼睛。而他从没说过鲍伊是个婊子，只对自己高看一样的人微笑。他没说这些，也没说大卫在Let's Dance那首歌和那张专辑里抢走了他所有的贡献，甚至在MV里像模像样的自己弹了一段吉他，就着他的solo。他没说在舞台上大卫会抢一切风头，也没说大卫对他们根本毫不在意。他没说这些。而鲍伊也只以沉默回馈这个在离开了他以后开始出名的男孩。他可能并不在乎，只有当时的巡演人员才会出来抢几个标题，说史蒂文是因为经济人要钱太多才被踢出巡演的，然后拿他拒绝了鲍伊出了好一阵风头。倒是基斯一直没忘了他，在滚石的私人派对上还叫了Double Trouble来表演。

史蒂文明白或者不明白，与其说鲍伊耍了他，还不如说流行音乐耍了他。他没有领悟团队营造明星的法子，虽然他也或多或少利用了这一点。他们拿除尘器把模特清扫干净，细致的梳理好他的每一丝头发，然后给他穿上鲜艳的包装纸，大变活人。史蒂文可能有预感但是没机会知道，在他坠落在威斯康星之后的一年，简单而充满愤怒的摇滚乐再次席卷美国——又是无法生活到27岁以后的男孩，你觉得厌烦吗？然后，当音乐在人群中引起共鸣，当年轻人砸碎迪厅的彩虹灯，他们又会发现，原来他们大多只是又重复了一遍流行的骗局。又是，又

是，又是，接二连三，毫无新意，越陷越深，叠罗汉一样，美丽是虚伪的，反抗美丽是虚伪的，反抗美丽的反抗运动也是虚伪的。而永远鲜活的年轻只能定格在虚伪上。动动脑子！！或者有什么比动动脑子之外更省事的良方？

史蒂文没有动脑子，这也不怪他，后边发生什么他毕竟也不知道了。在那次86年的采访中，就是他提及鲍伊的许诺是一堆狗屎的那次采访中，他缓慢地说，他觉得只要能做出好的音乐……人都是这样的，他若有所思，人都是……他也许想说狗屎但是他略过了，最后他说，而我感觉音乐会永远留下来。他仍然为他所说的话感觉羞耻，在他已经长大成人之后，在他酗酒嗑药又努力戒除之后，在他最终死亡的三年前。他的手在镜头前不知所措，紧紧的握住了吉他把手。